



去岁下的雪

王磊◎著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去岁下的雪

王磊◎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去岁下的雪/王磊著. —北京: 中国电影出版社,
2012. 6

ISBN 978 - 7 - 106 - 03496 - 2

I. ①去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21381 号

责任编辑: 贾 伟
封面设计: 中尚图
版式设计: 中尚图
责任印制: 庞敬峰

去岁下的雪
王磊 著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 邮编 100013
电话: 64296664 (总编室) 64216278 (发行部)
64296742 (读者服务部) Email: cfpvgb@126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规 格 开本/787 × 1000 毫米 1/16
印张/17.5 字数/270 千字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106 - 03496 - 2/I · 0783
定 价 32.00 元

献词

本想献给拿破仑的，可他却背弃了共和。那就献给你吧，希望你依然爱着三毛。

我是纯洁的莲花，
拉神的气息养育了我
辉煌地发芽。

我从黑暗的地下升起
进入阳光的世界，
田野里开花。

——《亡灵书》

第一章

1

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死神，而我便是死神的助手，死神不便现身的，就由我代劳，扮演着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扮演的角色。

郑海生的死神是白血病，可郑海生的姐姐郑海燕非要将郑海生的死神认作是孙嘉树，也就是我。我真的只是个助手，不是谦卑，且是众多助手中的一个。

郑海燕可不是说说而已，她差点儿要了我的命，且多年以来，持之以恒，她对她弟弟的爱令我敬佩，亦令我难以理解。还不到十岁，郑海生便已声名远播了，她不该不知道她亲爱的弟弟在我们的心中是怎样一种地位的。

还没有上学我就认识了郑海生。当时没懂，后来想想，其实他是想打我来着。那个年代，打架不过是孩子们打招呼的一种方式。

他很油的，他猜出我离家不远。猜得不错，我身后就是我家后屋山，咫尺之遥。我早就看见他和马涛了，当然，那时还不认得他们。我没有慌张，不是因为我家门口就天不怕地不怕，而是因为我还没有上学，我不知道上了学的孩子是那么爱欺负人的，所以，我一直在和另一个小孩儿玩，比我还小，蹲在那儿，拿个树枝，好像是在画画吧。他们从围子墙上跑下来，像是勇敢的战士看到了敌人。他兴奋地问：“小孩儿，哪个学校的？”

我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，看着他高兴，我也笑着回答：“我们还没上学呢！”

不知深浅的马涛已迫不及待了，他小郑海生一岁，而这一岁小的还不仅是智力，他向我们喝道：“谁教你们在这儿玩的？”看架势，下一个提出的就该是土

坷垃的问题了。

我用手中的小树枝指着身后的大房子，说：“这是我家啊！”对敌人的恶狠狠竟毫不在意，充分地展示了一个孩子对陌生世界的迟钝。

郑海生问：“你有哥哥还是有姐姐？”

“我有个哥。”

“你哥上几年级了？”

“三年级。”

我的每一句回答都是真实的，于不经意间喝断当阳。我已不记得他俩是如何离开，是否还向我道了声“再见”，我只记得我自始至终都是在蹲着，那个小孩儿也在蹲着，他一句话也没说，连头也没抬，像是那一刻的世界上只有两个小孩儿，在松软的地上画着他们自己也说不清的图画，其乐无穷。

后来才知道，这俩人是一年级的。他俩是同班同学，不同的是：郑海生上了两回一年级。

我上了学才知道他叫郑海生，他本来是实验小学的，因为被实验小学开除才来的我们学校。开始我们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被开除，后来听马涛说，上学的路上，他把他同学推到了云溪河里，自己却像没事儿人似的跑教室坐着，若不是救得及时，那孩子早就转校去天堂上学了。孩子父亲不能容忍郑海生再在实验小学出现，说什么都不行，再说下去，孩子他爹就要给郑海生扔河里了，不开玩笑，不信就试试。好像是，郑海生是实验小学建校以来开除的第一人。从那之后，郑海生，声名鹊起，好多学校的孩子都听过他的大名。深爱着他的姐姐不会不知道吧！

打架的事，我也干过，上学之前，唯一的一次，对手是郭小军。之前，我不认得他，他也不认得我。本来，他和杨程、石林在河边玩得好好的，我和林聪，还有邻居一小孩儿，疯狗一样一哄而上，他们面露惧色，我本以为我挑上的郭小军会像杨程和石林一样落荒而逃的，没想到这小子竟没头没脸地使出老婆拳，跟他胡抡了半天，一点便宜没讨着不说，手背上还被不知不觉间挠出好几道血杠子。虽是没打过，可气势上却像个胜利者，而毫发无伤的手下败将却像是被吓得

尿了裤子。我们又一哄而散，向手挽弹弓射蛤蟆的刘长年阵前冲去，刘长年赶紧说他跟他们不是一伙儿的，这才躲过了一劫。此外，没和任何人打过架。至于为什么打架，不记得了，其实，那个为什么并不重要，打架嘛，不过就是打个招呼！

可是，上了学就不一样了。打架成了游戏，几乎是天天在打架。尤其是下午的课外活动，教室前全是小男孩儿，偶尔也能见一两个小女孩儿混在其中，一对对欢天喜地地拳脚相加，一边打还一边“哈、哈”地喊，颇有些尘土飞扬、杀声震天的意思。有一回，我也不知怎么就装起了正经，倚着门框看他们打架，丁老师就在屋里批作业，当我那双看惯了和平的眼睛实在是看不下去他们野蛮时，也就学着别人的样子去跟老师告状，我说：“老师，他们在打架。”老师却说：“去，把鼻涕擤了去！”

课外活动玩打架，挺多就算上了堂体育课。放学的路上我还被人劫过道呢。郭小军和我分在了一个班，报到那天，谁还都不认得谁，可我一眼就看见了他，他正在教室里一手笤帚一手簸箕地扫地，他也看见了我，还冲我一笑，自然是孩子的天真无邪的笑，我也报之一笑，颇有一笑泯恩仇的意思。没想到这小子狗一样记仇，后来，他跟杨程、石林一起在我回家的路上埋伏着，斜刺里杀出，将我团团围住。当然，俺也不是孬种，俺一个打仨，浑身是胆，一只书包使得上下翻飞，若舞梨花，遍体纷纷，如飘瑞雪。三头烂蒜不禁胆丧，一个个近前不得，我瞅准了个机会，在石林头上虚晃一书包，他一后退，我箭一样地冲了出去。他们还想追我，追什么呀？能追上的只有我脚下扬起的尘土，希望他们吃个够。

这样的事情几乎天天在发生，小孩子嘛，不打架，玩什么？还有比打架更好玩的吗？你分不清哪个是打人的，哪个是被打的，没有人咬牙切齿地要打出对方的屎，没有人因为摔倒在地而掉过一滴眼泪，没有人因为被扯掉了衣服扣子而翻脸不认人，有的只是其乐陶陶。这，就是我的去了就不再来的两年天堂般的童年。只可惜，它是那么的匆匆，如一缕吹着槐花香的风，懵懂的少年还来不及学会细细品味，那么多的美好本该记忆的，却和老师讲的课一起，随着一朵随风变幻的云飘向了天那边。

本来，我们天堂般日子是该继续的，可该死的留级制度却毁了我们的伊甸

园。当我们高高兴兴地搬进三年级的教室，四年级一班的班主任却给我们带来五个同学，本是他们班的，却给了我们，其中有个叫马涛，有个叫郑海生。

一个月后，马涛转学去了向阳小学，遗憾的是，郑海生没走。在他被实验小学开除之后，他妈本打算给他送向阳小学的，可人家校长说什么也不要，实在是没办法了才来的大同小学。如此可以看出，我们学校是多么优秀了。当年我妈也想让我上向阳小学的，可惜我年龄小了点，报名时间又晚了些，只好来大同小学了。我的运气从小好得不得了，来大同小学还不算什么，跟郑海生同了学，才算好运开了始。

教室的墙上用火柴盒拼出一个青岛栈桥，占满了两个窗户之间的墙，在一个青岛市什么比赛中获了二等奖，是郑海生上第一个三年级时和他的同学的集体创作，而创意正是来自郑海生。丁老师一个劲儿地夸他，其目的无非要他不做个好孩子都难为情，世人皆知，郑海生的理想是打遍天下无敌手。可是，郑海生就是郑海生，人送外名“龙海生”。我上一年级时，有回警察叔叔来我们学校普及法律知识，全校的师生坐了一操场。警察还没讲，校长先安排郑海生登场唱了首《万里长城永不倒》，声音嘹亮得像只军号，在我听来，一点不比电视里唱得差。操场上满是孩子们由衷的掌声，就连我们头上的片片树叶都在拍手。“龙海生”，非浪得虚名。

初来我们班时，还算老实，有些初来乍到的腼腆，可过了没多久就混熟了，一起弹球儿、扇烟盒、玩跳马。那天，他主动跑去弯着腰当马，一个个从他身上跳过去，马也一级级地在长高，最后是跳脖子，马只需低就头就可以了。该张绪跳了，他退出好远，郑海生像个雕塑一样老老实实站着。终于，跳马人风一般地飞来，凭着出色的弹跳高高跃起，张开手，像经过精确计算似的摞向马的脖子。可惜，他没计算到马会突然弯下腰，他什么也没摞到，直接从马的身上飞了过去，一点调整的时间都没给他，也许给他了，让他调整一下脸部着地的角度。也仅仅如此，胳膊都没打开，一动不动地像张洋画似的贴在地上，胳膊还别在身下。不用说，从那一刻起，郑海生就中了张绪的诅咒。所以张绪认为，他要郑海生去死，一点都不过分。

以前，自习课上就算没有老师也没人敢走出自己的座位，而他就敢走来走去，像个老师一样，还干起了维持课堂纪律的活儿。见有人说话，他就过去，问道：“谁让你说话的？写完作业了吗？”被他训斥的若不服，又反问：“你写完了吗？你管我！”他会好脾气的把他的作业奉上，那是他早就想好的计策，因为他字写得正经不错，速度也快，大两岁不是白大的，你连一页纸的一半都没写完，可他的呢？你得翻着篇儿地看。

在我们面前，他就像个超然法外的国王，随意地嘲弄与指责别人，而当那被他嘲弄与指责的为了尊严想要一份平时，一场拳打脚踢就在所难免了。他大我们两岁，没人是他对手。张绪哭着扔出浇花用的塑料水壶，那是他手中唯一的武器，剩下的只有挨揍了。小蹦豆似的张科打不过了就吐唾沫，连唾沫加痰的啐郑海生一脸，气急败坏的郑海生愣给他摁了水龙头底下，大冬天的，棉衣棉裤全湿透的。刘长年像条死狗样的被拖在地上，拖来拖去，林聪鼻涕与眼泪横飞，皆拜郑海生所赐。每当此时，我总在恨恨地想，想把高高在上的打翻在地，又怯怯地怕，怕刘长年样的命运落在我头上。

我没有和他打过架，除了最后一次。也就是说，他没有打过我。四年级的一次课间，他追过我，我笑着围着操场上的两张破桌子转圈，他没能抓到我，因为上课铃响了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打过我，因为我有个大我三岁的哥？张绪他哥都上初中了，还俩哥呢。因为我不好出风头？老实得能把脑袋钻沙子里的刘长年又招谁惹谁了？六年级有一次，差一点。那会儿电视里老有清宫戏，同学们常甩着袖子学太监打千，嘴里还“喳，喳”个没完。那天自习课上，他又自得其乐得叨叨个没完，跟这个说说跟那个说说，因为和他坐的近，他又叫我，叫我笑面虎，我向他拱拱手，他说：“怎么不喳了？”后来才知道那个字念“zhē”。我捧着袖子，坐在座位上扮了回太监。他说：“小孙子，很有表演天赋嘛，再给朕来一个！”

我很烦他叫我“小孙子”，我说：“我又不是奴才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说我不是奴才。”话音刚落，一串钢笔水像鞭子一样抽在我身上。

“再说一遍！”

我没有再说，也没再看他一眼，只看了看我身上的钢笔水，是蓝黑的，他爱用的颜色，来自英雄牌钢笔。

下了课，他跟赵国华、林聪、魏志平说：“×养的孙嘉树很狂，不拾掇他不行！”他们劝他不要拾掇我，他们都是我的好兄弟。郭小军跑来跟我说：“好汉不吃眼前亏！”我还坐在座位上，一动不动。

十分钟的课间，在他的喧嚣与我的静默间一闪而过。放了学，我在他之前走出校门，经过一堆碎石子时，我挑了两颗又尖又大的攥在手中。我老远就看见他骑着车出来，不回头却在听着身后的声音，渐行渐近，手中的石头攥得更紧。他从我身旁一闪而过，好像根本就没看见我。

他欺负了太多人，尤其是到了六年级那年。要毕业了，虽是小学，可也注定要发生点什么。就连杨程这样的都说：“我要有些人记住我，一辈子！”“有些人”自然不包括郑海生也不包括我。本来赵国华、杨程，魏志平跟郑海生很好的，所谓一个好汉三个帮嘛。可就在六年级的下半学期，他怎么看这仨人怎么不顺眼。赵国华的头发被他薅下一把，被薅下了就再没长出过，五分钱硬币大小的头皮和他彻底告了别，就在头顶上，比婴儿的皮肤还要粉嫩，是至死不渝的颜色。从那之后，他老留长头发，剃个头都要小心翼翼。杨程三天之内和他连打了两次，脖子被他掐得鲜血淋淋，再使点劲，估计能把动脉掐破了。魏志平则哭得像个娃娃，因为俩人一边打一边骂，魏志平不仅打不过他，口才更是差得远，郑海生说：“别绷着了，要哭就哭出来吧，哭瓜头子！”连他自己的眼泪都听从了郑海生的胶东人都极少听到的胶东话，越想越生气，眼泪放了闸，都省了拳头了，哽咽得几乎断了气。

林聪、赵国华、杨程、魏志平，还有我，我们生平第一次严肃地讲出了我们共同的曾经深埋心底的理想，在我们看来，它绝不亚于英特奈雄耐尔。不管他下次再打谁，我们决不会放过他，我们要他明白：这个班里没有谁是他可以欺负的，胡作非为是要受到惩罚的，骑在别人头上拉的屎撒的尿必由他自己吃下去。我们不认为五个打一个是件丢人的事，相反，我们为理想感到骄傲，想想即将付诸实施的行动就血脉喷张，丁未黄冈之役的前夜不过如此。

一连过了好几天，一点动静都没有，郑海生出奇的老实。他和我说话，我客气地敷衍着，他和我开玩笑，我笑着却不作回应。说真的，我觉得他还真有些可怜。从那一直到毕业，他没再打过一个人，我们很失望。后来听说是郭小军走漏了风声。赵国华说郭小军是龙海生的狗，郭小军说赵国华是反咬一口，说他赵国华有本事自己跟郑海生打去，别有事没事拖着别人。如果不是我们拦着，他俩就打起来了。

我们的小学就这样稀里糊涂的毕了业，留在毕业照上的郑海生老实巴交，安分得一只大鹅就能看住他。初中，我还和郑海生一个学校，大同中学，只是不是一个班。常常见面，他对我很友好也很热情，有次放学，他一个人骑车看见我，非要带我，我真的不想坐，可是不行，几乎是给我抱到后座上的。

初中毕业后，再没见过他，直到后来打了他。我是我们班唯一打过他的人。

2

郑海生死前，林聪曾去看过他，郭小军也去过，听说有几个女生也去过，初中的。他跟林聪说起一件事，他说这件事他跟谁都没说起过。

那时他还上幼儿园，一天放学回家，被一群穿着国防绿的半大小子截了下来，他们问他不好好走道儿，瞎屁叫唤什么？他说他没瞎屁叫唤，他在歌唱伟大领袖毛主席，幼儿园老师刚教的。他们大笑，问他谁是毛主席？毛主席叫什么？毛主席有胡子吗？毛主席还活着吗？问最后一个问题的人推了他一把，又重复了一遍他的问题，他想了想说，毛主席死了。那孩子立刻抽了他一个清脆的大嘴巴，还拍着狗日的胸脯子喊道：“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！”之后又问他：“毛主席死了吗？”郑海生攥着拳着说：“毛主席活着。”那孩子从另一个方向又抽了他一嘴巴，比刚才那个还要响。他说：“记住了，毛主席死了，但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！”

他说那是他平生第一次挨打。他没有还手，他没有将不还手的原因归结为胆怯，他说当时主要是毛主席是死是活的问题在困扰着他，这个问题像个章鱼一样

抓住了他，巨大的吸盘噁得他无法呼吸，还不还手的问题已无暇顾及了。

尤其是上了初中，他挨了不少揍，极少还手的。放学的路上我还见过一次，初一那年，他被两个初三的家伙一通臭揍，抱着头，蜷缩在地，脚还别在自行车大梁底下。打人的人扬长而去，他缓缓站起，在他的兄弟的搀扶下，茫然四顾，像是一觉醒来，来到一个陌生的世界，那里没有他的尊严。在他情知不是对手时，他都是不会还手的，就像是当年他面前的刘长年。

马涛没有撒谎，郑海生确实把他同学推下了河，那也是他这一辈子干下的最大的事。不过，那小子也不省油，人称黑蛋儿，后来，跟林聪同一年因严打被抓进大狱，比林聪还晚了半年才出来。如此说来，郑海生到底是不是个天生的坏胚子还真的不太好讲。

他学习不算太差，班里五十人，他常考三十来名，看得出当年留级并不是因为学习成绩。给他留级那位老师，一看就知道不是善茬。我们丁老师对他还算负责，丁老师在三年级的作文课上将一篇作文抄到黑板上，满篇儿错别字，也不告诉我们是谁写的。

“看着我手中的齐天大胜（圣）在空中漂（飘）荡，就像我在空中漂（飘）荡一样。天空中那么多风筝，而我的齐天大胜（圣）最微（威）风，看他摇着手中的金箍棍（棒），多么微（威）风凛凛（凜凜）！”

一双双眼睛四下逡巡，试图发现这隐藏在人民内部的天字号笨蛋。可是人人都笑得那么开心，真是奇怪。突然发现，只有一个人不东张西望，老老实实地趴在桌子上，歪着头，冲人厚脸皮地羞惭地傻笑。已不需再问了，这样的笑容只有一个人给得出来，那便是作者和郑海生。

丁老师是个好老师，虽然曾经罚过我的站，虽然把做错题的作业本扔得满地是，其中就有我的，虽然她还打过学生，好像没打过我，打过她闺女，她闺女和我同班。她去我家家访过好几次，不是因为我学习差或是捅了什么娄子，有时因为开家长会，我妈没时间去，她就来我家了。她是我所有老师中唯一一个到我家家访的老师。二年级那年因为和同学闹着玩，就是玩打架嘛，结果受了伤，伤口发炎在家休息了近一个月，丁老师来看了我好几回，有回还带了全班同学来看我，正好我家院子大，乌乌泱泱一院子孩子。

丁老师也到郑海生家家访过，可是呢？看不出任何效果。丁老师表扬过他也批评过他，而他呢？好像没听见。四年级时，丁老师还是我们班主任，可她身体不太好，休了两次病假，其间就由张老师给我们代课。张老师是二班的班主任，是个数学老师，很年轻，还没结婚，当时一堂课还没教过我们，代课也就是把丁老师要我们写的作业抄在黑板上，看着我们，不让我们胡闹就是了。二班的同学跟我们说起过张老师的厉害，别看她是个女的，可脾气火爆，武功高强，都说她家祖上练飞镖的，粉笔头百发百中，被打中的孩子不仅羞愧难当，心里还一定暗暗钦佩：“真他妈准”。不光粉笔头，黑板擦也使得得心应手。趁她在黑板上写字的空儿，我回头跟后排的女生说了句话，再回头时，还没坐正呢，一黑板擦正砸我胸膛上，爆我一身粉笔末子。不知道那天郑海生是怎么想的，也许他认为他坐在最后一排，再神准的粉笔头和黑板擦也够不着他。也许他是对的，所以张老师让他站起来，他站了起来，她又让他站出来，他又站出来，她要他往前走一步，他又往前走了一步。她走下讲台，走过整间教室，快步上前，当胸一脚，郑海生扶着课桌坐到地上，课桌没有抓住，如果抓住他会抱着它一起坐在地上。当时他没有同桌，全班只有他没有同桌。坐在地上，他脸上还挂着苦涩的笑。我们都不知道她为什么踢他，就像好多人不知道她为什么拿黑板擦拽我一样。

再后来，张老师当起了我们班的数学老师，那个学期，郑海生挺老实的，我没记得他又把谁打哭过，也许是吧，好像是。我倒是和杨程打过一架，还把他打哭了，丁老师罚我们站，杨程还哭呢，好像多无辜多委屈似的，丁老师连训加哄，还当上了调解员，硬说杨程高姿态，而且还说已经原谅了我，杨程就只好高姿态了。其实，有没有高姿态一点不重要，我们第二天就跟没事似的，放学时杨程看见我就站下来等我，一块儿回家，有说有笑。我们是邻居也是玩伴，不过就是一年级时的游戏升了级，力气大了些，拳头重了些，仅此而已。

可惜好景不长，暑假一过，再没见过张老师，因为校方对她的教学不满意，虽然我和郑海生对她很满意。还忘了说，张老师长得不难看，高高的个儿，比郑海生还高呢。

那年暑假，我们校长因车祸死了，新来了个男校长，他停了郑海生两个星期的课，他亲自出马，亲自给郑海生布置作业，亲自给他上课。他认为两个星期可

以改造一个人。

校长的课堂作业不难，很可能是古往今来最简单的课堂作业了：打水扫地擦桌子，天天如此。至于课上讲什么，我们就不得而知了。就这样，郑海生给他当了半个月的使唤丫头，天天低首顺眉的。课间我们常能看见他，他的主人净挑课间让他打水，校长办公室在操场东头，锅炉房在操场西头，他看见我们也不和我们说话，只是笑笑，笑得像个童养媳。后来他跟我们说，敬爱的校长还给他布置了家庭作业，题目是《我的一天》，天天都要写，连礼拜天礼拜六都要写，不能重样，连一句重样的话都不能有。他说他怀疑校长大人曾在工读学校高就过，他说那是他所写过的最难写的家庭作业，要是再写下去，他死的心都有。

在此，我要为我的校长多说两句，我认为他是一个有理想的人，他上任之初曾说要一个月带我们看四场电影，要购置更多的体育器材，要有一间音乐教室……音乐教室盖好了，只有我们教室一半大，上堂音乐课还要把凳子搬来，唯一不用搬来搬去的就是风琴了，除了风琴就是我了。体育器材确实买了些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体育老师和校长太崇拜李宁了，买的都是体操器材，连个水泥的乒乓球台子都没有，以至好多孩子在所有球类游戏中唯一会的就是弹球。关于电影的诺言更是虚幻了，一个月能看上一场就不错了，而且都是些我不喜欢的，因为我一部也没有记住。改造郑海生也是他的伟大工程之一，可是，就像他的所有美好期望一样，能成个半成品就算烧了长香了。

五年级上半年，他很少跟谁打架，校长的教诲看来还是见了效。既然不打架，总得干点什么吧！我们班长吴小笛是个漂亮妞，学习和相貌都是全班第一，丁点儿不瞎说，说话办事也老成持重，很讨老师喜欢。当然，郑海生也很喜欢，我也很喜欢，郭小军也很喜欢，林聪也很喜欢……只是，郑海生已经喜欢得有点不行了。要知道，他大我们两岁，人生的第二次尿炕已经开始了。

有段时间，我和吴小笛同桌，那也是我相当幸福的一段时光。郑海生和我比较玩得来，他一下课就来找我下棋，本来就是臭棋，见了心上人就更不对路了，一上来就把车擱到自己老师头上。下了没几次就不跟我下了，不仅没赢过我，还输得奇快。不下棋也来找我，好像跟我是一个妈生的似的，可眼珠子却像是专为吴小笛而生的。那段时间，我发现他老实了不少，只是表现欲望超强了些。再后

来，我就不跟吴小笛同桌了，他下了课也不来我座位上找我玩了，也不找吴小笛了，因为他跟吴小笛的新同桌根本就玩不到一块去，她的新同桌叫刘长年。

我们那个年代，还没听过小学生有谈恋爱的，郑海生有色无胆，最多也就是拉拉吴小笛的手，当然不是约会，一次是滑旱冰，一次是在围子墙上。我们班用班费组织去体育场玩了次旱冰，郑海生舞姿翩翩，宛若王子，而吴小笛呢，根本就不会，站着走两步都费劲。那是我见过郑海生最绅士的一回，也是平生最勇敢的一次，他主动拉起吴小笛的手，只是表情严肃得像个教练，而笨手笨脚的姑娘却紧张地嬉笑着。想来，那当是郑海生常常追忆起一幕吧，此生与心上人共跳的唯一的一支舞。

我家屋后有一段围子墙，在以前是胶州城的外城墙，土圩子，一块城砖没有，是当年为了防捻军而修的，“文革”前就拆，拆到我的童年时便没多少了，东外城也就剩下我家屋后那半里地了，残缺不全，矮的矮，高的高，断断续续的，矮的地方还没个人高，高的地方有三米多，上面还长着树。我们常在围子墙上玩，就在这围子墙上，郭小军曾被我一土坷垃打得满嘴是土；张绪还看见有人大白天的野合，他竟又羞又恼，大骂“耍流氓”，还向人家丢了块石头，至于打中没打中就不知道了；我们从墙根儿下还掏出过避孕套，研究了半天不知道什么东西，有人还给吹了起来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用过的。那天也不知道谁的主意，吴小笛她们几个女生竟跑到围子墙上，跟郑海生一起，她们以前没来过，很兴奋，像是考古学家发现了朝歌城墙遗址。李艳像个男孩儿似的爬上跳下，吴小笛可没那么大胆，连走在圩子墙上都害怕，有的地方很窄的，还有树根露在外头，这时，郑海生又出现了，拉起吴小笛的手，凌波微步，罗袜生尘，携子之手，共闯江湖。

不过，郑海生的幸福也就这样了，就算是从墙根底下再掏出盒避孕套，他也干不了什么，因为在他眼中，吴小笛多多少少像个神。为了他心中的神，死亦不足惜。

魏志平是跟他一起留级到我们班的，小他一岁，到了六年级，越长越帅气，头发也越长越长，还留起了中分。魏志平没事老爱甩头发，女生们看得意乱情迷，总是发出一阵阵莫名的嬉笑，重要的是，嬉笑中亦有吴小笛的情影。一直都

是平头的郑海生看在眼里，恨在心头，找了借口，在教室里，当着全班同学的面，更是当着吴小笛的面打了魏志平一顿，还毒舌鼓噪，说得魏志平眼泪潸潸，比小女孩儿哭得都来劲，哽咽得连话都说不出，令郑海生很是高兴。可是，他高兴了没两天，魏志平他哥就来了，他哥都参加工作了，像揪小鸡子似的给郑海生揪到操场上，当着全校人的面，一次次地给郑海生放倒在地，好多老师都看见了，没人敢管。要说句公道话，魏志平他哥是个厚道人，下手很有分寸，只是踢了他几脚，扇了他几个耳光，摔了他几跤。郑海生也很配合，一句话不说，该捂脸了捂脸，该打趄起了打趄起，该躺地上了躺地上，而且还知道要爬起来，老躺在地上会让打人的人打着很不爽的。第二天，连一年级的小孩儿都在传说郑海生被打的奇闻，在他们看来，就像是皇上被一烧锅炉的当街打了一顿一样不可思议。

被魏志平他哥打过之后没多久，他就打了赵国华和杨程。这人心啊，难测，宇宙之浩渺，海洋之幽深，不及人心之一二。他在全校同学面前像一条马戏团的猴子一样被魏志平他哥耍来耍去，赵、杨二人还表示了真切的关怀，魏大将军一走，他俩立马上前，就像接回被挑落马下的主帅。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：颜面扫地的主帅却从他们身上找回了尊严。而且，这还不算，几天之后，他竟跟教我们数学的姜老师动起了粗。姜老师五十多岁，个子矮矮的，还没郑海生高呢。那几天，郑海生狂得没了边，老太太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罚他站，他坐在座位上却问：“你为什么罚我站？”

“你不遵守课堂纪律，我就要罚你站！”老太太很激动，她没想到屁大的孩子还敢这么和她说话。

“我不站，我不高兴站。你没有权利罚我站。”眼睛看着窗外，还翘着二郎腿。如果哪位同学不会以“目空一切”造句，那么看看郑海生此时的尊容，要是还不会，可真就目空一切了。

“郑海生，别的老师惯着你，我可不惯着你。”

“我又不是你儿子，用着你惯？”

“郑海生，你别太狂！”我看到了她的唾沫在空中飞。

“我狂不狂跟你有什么关系？”他说得慢条斯理，不像是有点往已燃起熊